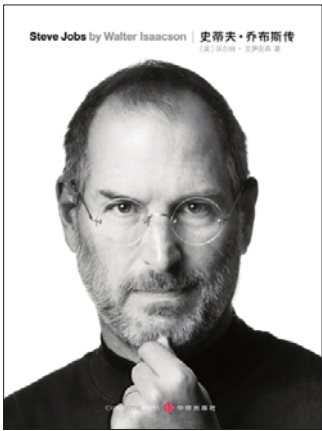


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。——苏轼

10 他很聪明吗?



◆书名:《史蒂夫·乔布斯传》
◆作者:[美]沃尔特·艾萨克森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他们的生活很繁忙,他们有其他事情要做,而不是去想怎样整合他们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。”这种理念有时会跟苹果的短期商业利益发生冲突。但是在一个充斥着低劣设备,杂牌软件,难以预测的错误信息和恼人的用户界面的世界里,这种理念带来了以迷人的用户体验为特征的非凡产品。使用一款苹果产品可以像走在乔布斯喜爱的京都禅意花园里一样,让人肃然起敬,而这两种体验都不是通过崇尚开放或百花齐放来实现的。落在一个控制狂手里的感觉有时候也不错。

乔布斯的极致还表现在他的专注力方面。他会设定优先级,把他激光般的注意力对准目标,把分散精力的事情都过滤掉。如果他开始做某件事—麦金塔早期的用户界面,iPod和iPhone的设计,把音乐公司引进iTunes商店—他就会非常专注。

但是如果他不想处理某件事—法律纠纷,业务事项,他的癌症诊断,某件家事—他则会坚决地忽视它。那种专注使他能够说不。他只保留几个核心产品,砍掉其他一切业务,让苹果回到了正轨。他剔除按键让电子设备简单化,剔除功能让软件简单化,剔除选项让界面简单化。他把这种专注的能力和对简洁的热爱归功于他的禅修。禅修磨练了他对直觉的欣赏能力,教他如何过滤掉任何分散精力或不必要的事情,在他身上培养出了一种基于至简主义的审美观。

遗憾的是,禅修未能使他产生一种禅意的平静或内心的平和,而这一缺憾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。他常常深深地纠结和不耐烦,这些个性他也无意掩饰。大部分人在大脑与嘴巴之间都有个调节器,可以调整他们粗野的想法和易怒的冲动。乔布斯可不是。

提要:

对于乔布斯来说,一体化的理念自有道理。“我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控制狂。”他解释说,“我们做这些是因为我们想创造伟大的产品,因为我们关心用户,因为我们愿意为全部的体验负责,而不是去做别人做的那些垃圾。”他相信他是在为人们提供服务,“人们在忙着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,他们希望我们去做我们最擅长的。

他很看重自己残酷诚实的一面。“我的责任是当事情搞砸了的时候说实话而不是粉饰太平。”他说。这一点使他富有魅力又能鼓舞人心,但也使他有时候,用技术词汇来说,像个混蛋。安迪·赫茨菲尔德有一次告诉我:“我真的特别想让史蒂夫回答的一个问题是,‘为什么你有时候要那么刻薄呢?’”甚至乔布斯的家人都奇怪,他到底是先天缺少能避免乱箭伤人的那个过滤机能呢,还是有意回避了那个机能。乔布斯称是前一种。“这就是我,你不能期待我成为另外一个人。”在我问这个问题时,他回答说,但我认为他其实本来可以控制自己,如果他想的话。当他伤害别人时,并不是因为他感情上意识不到。正相反,他可以把人看透,明白他们内心的想法,并知道如何随心所欲地结交他们,诱惑他们,或伤害他们。

其实乔布斯人格中令人不快的一面并非必要。那对他的阻碍大于帮助。但有时候那确实能达到某种目的。礼貌圆滑,会小心不去伤害别人的领导者,在推动变革时一般都没那么有效。数十名被乔布斯辱骂得最厉害的同事在讲述他们冗长的悲惨故事时,最后都会说,他使他们做到了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。

史蒂夫·乔布斯就这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企业经理人,一个世纪以后他一定还会被人们铭记。在历史的万神殿里,他的位置就在爱迪生和福特的身旁。在他的时代,他超越众人,创造了极具创新性的产品,把诗歌和处理器的力量完美结合。他的粗暴使得跟他一起工作既让人不安又令人振奋,而他借此打造了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公司。



20 用叉子吃肉



◆书名:《暗权术——暗权力Ⅱ》
◆作者:刘诚龙
◆出版社:重庆出版社

宋真宗还像我们现在请人办事一样,先是请王旦到“馆子里头噉了一顿”,之后又让王旦“兜”了一壶“美酒”回去,再三嘱咐王宰相一定要夫妻对喝。王氏回到家中,拟恭饮御酒,才发现壶中一滴酒也没有,叮当叮当倒出来的全是绝价珍珠。

欲有所求,方有所送,是谓行贿。

提要:

皇帝给臣僚财物本来应该叫赏赐,但宋真宗给宰相王旦的一壶珍珠怎么也不像恩典,所谓赏赐应该是天知地知唯恐不知的“阳光行动”,但宋真宗给的这壶珍珠却是极符合你知我知的暗箱操作的行贿特征。

宋真宗此举极合行贿之定义。这就奇怪了!皇上是天下的“一把手”,上面再也没“上级”了的,那有上级向下级行贿的呢?原来这位签订了最让中原屈辱的《澶渊之盟》条约的宋真宗,自我感觉却特别好,以为自己功盖尧舜,勋比始皇,也要跟秦皇汉武一样去泰山封禅,泰山封禅是神圣之典,不是每个皇帝都有资格的,而且这事兴师动众,劳民伤财,若群臣反对,皇帝也难乎成行的。因此,宋真宗对王旦又是请客又是送礼,欲求王旦支持。

吃人嘴软拿人手软,王旦本来是反对的,这时态度与立场就马上有了180°的转变,主动挑起做好群臣思想工作的任务,因此在不日召开的“扩大会上”,“同志们”一致通过了“泰山封禅”的重大决议;宋真宗不但将这事弄得很像“民主决策”,而且把它弄得是“群众拥护”的模样,上至文武百官,下

19 为什么要把自己卖给父母

提要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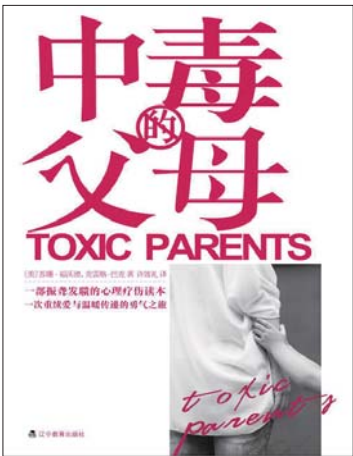
金钱一直是力量的主要语言,这使它合乎逻辑地成为过度控制子女的父母的工具。许多中毒父母用钱来使孩子依附于自己。

金心事重重地来找我。41岁的她,身体超重,工作上失意,离了婚,带着两个孩子。她觉得身陷困境不能自拔——想要减肥,想在事业上拼搏一番,还想找到生活的方向。她确信,只要找到了莱特先生,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。

随着讨论的进行,我明显地觉察到,金认为,没有男人照顾她,她将一事无成。我问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。

哦,当然这想法不是从我丈夫那儿得来的,事实上,好像我得照顾他才行。认识他的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,他当时27岁,还同父母住在一起,正在为如何谋生而苦苦挣扎。但是他感情丰富,性格浪漫,让我倾倒。我的父亲坚决反对,但我认为他暗暗地高兴,因为我选了一个自顾不暇的人。当我坚持要嫁给他的时候,父亲说他愿意接济我们一段时间,如果情况继续糟下去,他会在他的公司里给我丈夫提供一份工作。当然,听了这话,人们会觉得父亲是个大好人,但这也使他令人难以置信地牢牢控制着我们。即便在结了婚以后,我依然是爸爸的小女儿。父亲一直在经济上帮助我们,但反过来,他又可以吩咐我们怎么过我们自己的日子。当时我已经在理家养孩子了,可是……

金说到这儿停住了,“可是什么?”我问。她把头低下,盯着地面看了一会儿才



◆书名:《中毒的父母》
◆作者:[美]苏珊·福沃德 克雷格·巴克
◆出版社:辽宁教育出版社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至藩夷僧道,先后有2万多人上表,甚至还有数以千计的泰山“老区群众”专程跑到京师伏阙请行。

宋真宗搞的封禅闹剧也许不值一提,但其在这一事上的权力动作可堪玩味。在我们过去的印象里,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。皇上要做件什么事还要奴才们同意吗?其实也并不尽然,家天下的帝制是人治之极致。但人治中也有法治,有时看起来,法治似乎还在人治之上。臣僚也多有给皇上套祖宗之制的紧箍咒。

明朝的明神宗宠爱淑妃郑氏,与郑氏生了一子曰朱常洵,神宗爱屋及乌,欲废长立朱常洵,但君臣以祖法不可违为由,坚决抵制,结果皇帝也无法,只是消极怠工,几十年没再临过朝;金代金太宗尤甚,金氏之祖宗曾立下规矩:国库财帑,非战不用,如谁违反誓约,必受杖责。偏偏这个金太宗贪玩好耍,启动了国库财帑,被臣下发现,硬是将其拉下龙椅宝座,活生生打了二十大板。

祖制与祖法真是套在权力之上的一根绳索,即便是皇帝,也往往要低头,除非是暴君,他才胡作非为,一意孤行,但每一个当皇帝的,都想扬个好名声,都想营造同心同德、政通人和的良好政治局面,所以当真要冲破“法律”之时,常常要去做“同志们”的“思想工作”,这既可以权力施压的硬办法,也可采取宋真宗向王旦行贿的软办法。这里头,宋真宗并非

软弱,他不是向下级低头,他是向制度乞求;直白一点说,宋真宗向王旦行贿,是向“法治”交买路钱;是权力向法治行贿,权力向民主献媚,这是宋真宗向王旦送东西的真实含义。

宋真宗的权力穿上了民主的外衣,他终于达到了目的,。这好比狼披上了羊皮,狼就可以在羊群中散步行走了。袁世凯欲称帝,想要得到下级的支持,他对下属按理说也拥有生杀大权,但他不开杀戒,相反的,也跟宋真宗一样给冯国璋,张勋等又送金条又送美女,行贿显然有效。复桀纣纣秦始皇以后,什么事都举权力屠刀的人日渐少了,“一把手”也越来越懂得“民主”是大势所趋,越来越懂得“团结的班子是最有战斗力的班子”,但权力天生不想受“陈规陋习”的束缚,权力要冲破文件、规章、制度、法律等旧框框的时候,“一把手”便可能向“相关领导”“送好处”,要实行“民主决策”,形成“集体决议”,这样法律冲破了,权力得逞了,而且法不责众,如若出现什么问题,责任也自然可推得一干二净了。

李敖在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: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习俗的蛮人,他发现这蛮人竟有英国大学的文凭,他惊喜地问:“你现在不吃人肉吗?”这个蛮人答道:“我当然吃,不过我用西餐叉子来吃了。”一些不在法治框架内通过所谓民主形式而逞权力的事情,究其实际,就是用西餐叉子吃人肉。